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5 August 201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1 年 8 月 4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奉我国政府之命，随函附上厄立特里亚对 2011 年 7 月 18 日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报告(S/2011/433)的初步意见(见附件)。厄立特里亚目前正在准备对索厄问题监察组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所公布报告作出全面答复，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印发为荷。

大使兼常驻代表

阿拉亚·德斯塔(签名)



2011 年 8 月 4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厄立特里亚国总统政治顾问 Yemane Ghebreab 先生就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报告提出的初步意见

2011 年 7 月 22 日，纽约

借此机会，我要向你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751 (1992) 号和第 1907 (200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安排非正式磋商表示本代表团的感激之情。

必须承认，尽管厄立特里亚对于整个事项持有强烈保留意见，但还是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履行其职责予以充分合作。

监察组曾两次前往厄立特里亚，并在欧洲举行了第三次非正式讨论。厄立特里亚还答复了监察组提出的书面询问。厄立特里亚认为，监察组报告的实质和基调没有反映出这些讨论，并感到十分失望。与较之下，埃塞俄比亚对监察组则赞誉有加，该国正在拼命要求延长监察组的任期，并加强对厄立特里亚的制裁措施。

厄立特里亚还感到不安的是监察组的报告是由一位高级别国际公务员提交给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首脑会议的。这里不恰当地采用有选择地提交方式，以左右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领导人的意见，进一步制裁厄立特里亚的措施是随后才提出的。

由于厄立特里亚在提出书面正式要求之后仍然未能得到监察组的报告副本，厄立特里亚代表团此时此刻只能作出一个初步的切合实际的答复。厄立特里亚代表团得到了关于报告介绍，以及报告部分内容，但由于时间有限并且无法与厄立特里亚有关当局取得联系以就监察组报告中各项指控提出意见和论证，代表团目前无法作出充分答复。

因此，厄立特里亚再次请制裁委员会提供报告副本，并给予充分时间，以便厄立特里亚在辅助文件的基础上作出明确答复。这样才是公正合理的，因为不能根据厄立特里亚没有得到一个文件并且没有机会为自己作出澄清的情况下就下定论。

厄立特里亚关于索厄问题监察组报告的总体看法

这一报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背景资料和分析；包含具体指控的报告主体部分；以及建议。

厄立特里亚关于监察组报告的总体看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 报告的背景部分充斥着关于厄立特里亚政府各项政策、做法和机制的笼统陈述，以及与实际情况和报告主体内容所不相符的肆意指控。如果粗

略浏览报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印象和结论，而认真阅读之后，就会发现报告提出了许多指控，却没有切实依据。

- 报告主体内容之中关于厄立特里亚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详细描述指控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不过随后索厄问题监察组承认这些指控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以及关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以前则发生事件和行动的指控，这是确定厄立特里亚是否遵守了第 1907 (2009) 号决议的截止日期。
- 报告中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厄立特里亚对索马里和吉布提的任何侵犯行动，对于厄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也是如此。这几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关于厄立特里亚对索马里(尤其是支持青年党)以及对吉布提的错误行径是对厄立特里亚进行制裁的依据。公正的做法是承认这一事实，并作出决定取消对厄立特里亚的制裁。
- 对于厄立特里亚的最大指控，即要求进一步制裁的依据，就是 2011 年 1 月非洲联邦首脑会议期间在亚的斯亚贝巴制造爆炸事件的耸人听闻的指控。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厄立特里亚的指控规则已经从索马里和吉布提转到埃塞俄比亚，而埃塞俄比亚恰恰是罪魁祸首、指控者和所有“证据”的来源。此外厄立特里亚刚刚重新建立了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使团，并且在长期缺席之后第一次参加首脑会议，厄立特里亚实在没有道理要破坏非洲联邦的这次首脑会议。而且厄立特里亚要考虑进行这样一次恶毒袭击就是无理和糊涂了。更为重要的是，厄立特里亚可以明确和令人信服地表明，其没有参与策划和指挥这样一个阴谋(我们在下面提出对这一指控的初步答复)。

厄立特里亚关于索厄问题监察组的背景分析的意见

厄立特里亚的国内形势

该报告缺乏一种平衡观念，竟提出了与事实不符的关于厄立特里亚极为消极的描述。正如厄立特里亚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在非正式互动对话期间向安全理事会所表述的，厄立特里亚致力于发展，并将发展作为该国的头等大事。

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

虽然监察组认识到这一问题也对厄立特里亚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未能给予应有重视。

监察组承认埃塞俄比亚正在积极努力造成厄立特里亚的不稳定，并提到“厄立特里亚对反政府武装集团的支持”，但却再一次未能给予充分重视。

事实上，埃塞俄比亚一再针对厄立特里亚进行武装入侵、破坏和其他恐怖主义行动，尤其针对的是开采业的目标。在过去两年间就出现过 30 多起行动，其

中包括针对一家中国开采公司总部的一次行动。埃塞俄比亚还在将近 11 年期间收留了各式各样 16 个“厄立特里亚”颠覆性恐怖主义集团，其中包括厄立特里亚伊斯兰圣战运动，目的就是要实现其肆意扰乱厄立特里亚的意图。

监察组的报告忽略了上述事实以及埃塞俄比亚曾多次公开作出的威胁。事实上，埃塞俄比亚对前去访问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表示，埃塞俄比亚的官方政策就是要推翻厄立特里亚政府。

两国关系业的重大结果是：

- 两场战争：第一场为期 30 年的战争造成 65 000 名死难者；第二场战争的死亡人数为 20 000 人。这种人员伤亡对于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国可谓十分惨重；
- 埃塞俄比亚继续占领着几大块十分敏感的厄立特里亚主权领土；
- 埃塞俄比亚还明确表示要采取军事措施推翻厄立特里亚政府。

今天，埃塞俄比亚在力图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手段，干扰和破坏厄立特里亚为与外界取得联系并推动区域持久稳定与和谐所作极大努力。

厄立特里亚的区域作用

监察组再次选择忽略厄立特里亚的建设性区域作用，包括其在苏丹和平问题上政策作出得到广泛承认的贡献，无意间显示出监察组的偏见。

厄立特里亚对索厄问题监察组所作指控的初步答复

1. 支持参与暴力、颠覆和恐怖主义的武装集团

监察组刚开始涉及到这一问题便提出了监察组认为在指挥和进行厄立特里亚对外情报行动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军官。监察组点了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大多数人是武装部队的军官，与对外情报部门没有关系。

例如，监察组提到 Gemachew Ayana 上校，他甚至不是厄立特里亚人。Gemachew Ayana 上校是埃塞俄比亚公民，并且曾经是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的成员。他担任过埃塞俄比亚军队一个机械化师的指挥官，而到 2003 年则被指控与其他十几名奥罗莫解放阵线的军官一同秘密参与了反政府的奥罗莫解放阵线，并被解职。大约三年之后，他参加了奥罗莫解放阵线。鉴于这些都是十分容易查证的事实，所以也令人诧异的是监察组为什么依然要在报告中声称此人是对外情报领域的厄立特里亚军官。我们将可以看到，Gemachew 被指控在所谓亚的斯亚贝巴的爆炸阴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Gemachew 上校的一份讲话附后(见附文)。

2. 培训设施

厄立特里亚的军事设施及其地点都不是秘密。与监察组报告所述恰恰相反，厄立特里亚国家安全局没有进行任何军事训练。十分重要的是，监察组报告中所载大部分信息都是第 1907 (2009) 号决议之前的事，因此毫无关联。

3. 据称违反第 1907 (2009) 号决议对武装集团的援助

吉布提

虽然报告提出两项所谓“厄立特里亚规模有限的支持”的指控，但其消息来源却至少令人质疑。很难想象一位被吉布提政府扣押的“团结民主阵线前指挥官”会成为可信的消息来源。虽然此人声称厄立特里亚“为受伤士兵提供食品、医药和治疗”，他否认收到过任何武器或军事装备。他说，团结民主阵线从也门购买制服、武器和弹药。这一说法不同于吉布提当局所称此人承认厄立特里亚曾提供武器。此外，监察组的这一指控涉及到 2009 年 12 月以前的时期，而关于厄立特里亚参与的最新说法则是 2009 年 10 月。

报告中只提出另外一项指控，声称 2011 年 2 月，吉布提军方在一个山洞中缴获隐藏的 50 公斤炸药。监察组指出，这些炸药是苏联时期的产品，而且“已无法追溯其产地和保管链”。既然这里没有关于厄立特里亚参与的指控，为何将其列在厄立特里亚违规行为的章节呢？

显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厄立特里亚针对吉布提违反第 1907 (2009) 号决议。

埃塞俄比亚

如上所述，监察组(和埃塞俄比亚)对于厄立特里亚从事恐怖主义阴谋和破坏区域稳定行动的核心是 2011 年 1 月在非洲联盟首脑会议期间在亚的斯亚贝巴制造所谓爆炸事件的阴谋。监察组声称，“虽然这表面上是奥罗莫解放阵线的行动”，但确实有厄立特里亚国家安全局所构想、策划和指挥的。监察组得出的结论是，“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厄立特里亚情报部门的行动，却被错误地冠之以奥罗莫解放阵线的举措。”

关于这次行动的描述生动离奇，洋洋洒洒数页纸，扑朔迷离，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如果有机会，厄立特里亚将提出一份详细说明，切实证明监察组对厄立特里亚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至于奥罗莫解放阵线所扮演的角色，该组织自己可以澄清。

在这份初步答复中，厄立特里亚提出以下事实和证据，以表明监察组的指控并不是以确凿证据为基础的。

指控背后的消息来源和“依据”都令人质疑，并不可信。索厄问题监察组承认，其仅有的消息来源是埃塞俄比亚保安部门和埃塞俄比亚保安人员扣留的所谓

犯罪人。显然，对厄立特里亚持敌对态度并积极推动进一步制裁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拥有摆布、掩饰、歪曲甚至捏造证据的意愿和手段。同样明显的是，对于一个众所周知借助酷刑对待犯人的政府而言，任何一个落在其手中扣押犯的证词都不会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官方说法相左，因为这将给在押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另一个事实使人对在押人的证词提出严肃质疑，如上所述，他们声称发挥核心作用之人 Gemachew Ayana 上校是厄立特里亚情报官员，而不是奥罗莫解放阵线官员。如果提供情报者在所谓阴谋中扮演了他们所描述的角色，他们就不会不知道，Gemachew 实际上是一名奥罗莫解放阵线的官员。如果他们知情却有意误导（在证据不足时权且相信监察组），让监察组以为这是一名厄立特里亚情报官员，那这些人一定是受到了扣押者指使，其明确意图就是要抹黑厄立特里亚。

监察组声称厄立特里亚官员在爆炸案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显然是错误的并且与其自身说法相矛盾。为证实其关于亚的斯亚贝巴爆炸计划是厄立特里亚的一次行动的说法，索厄问题监察组表示，只有一名奥罗莫解放阵线被拘留者“小组领导人 Omar Idris Mahamed 似乎与奥罗莫解放阵线领导层保持经常联系……而其他小组成员则招募之时起与奥罗莫解放阵线组织结构没有联系并且由厄立特里亚官员直接培训和指挥”。

监察组还补充指出，按照 Omar（小组领导人）的说法“只有奥罗莫解放阵线主席 Dawud Ibsa 了解行动的存在及其目标，但似乎没有指挥行动，也不具备控制能力。”

然而，按照报告的说法，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些指控，即奥罗莫解放阵线的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早在 2008 年，奥罗莫解放阵线在肯尼亚的一位同伙人介绍第一小组领导人 Fekadu 与名叫 Gemachew Ayana 的厄立特里亚上校取得联系。（如前所述，Gemachew 实际上是奥罗莫解放阵线官员，而不是厄立特里亚人。）Gemachew Ayana 也接触过整个小组领导人 Omar Idris Mahamed，后者说“奥罗莫解放阵线主席于 2009 年 8-9 月与他取得联系，并说将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2010 年 3 月，Gemachew 指示 Fekadu 和他的小组返回亚的斯亚贝巴”。Fekadu“一直与 Gemachew Ayana 保持联系，电话记录显示至少有 27 次通话”。Gemachew 还作出安排向亚的斯亚贝巴的小组成员汇款。按照 Omar 的说法，是 Gemachew 向小组成员提供了行动中所使用的设备和炸药。“同样是 Gemachew 提供了最后指令和炸药”。一月初，Omar“要求 Gemachew 提供更多经费……”。在一月最后一个星期，“随着时间的迫近……Omar 认为有必要与 Gemachew 进行磋商……，电话记录显示，他们通话 39 次……大多是由 Gemachew 拨打的。”

报告在论述中涉及到厄立特里亚人，但都是有局限的次要角色，而且还是根据在押者令人怀疑的证词。

即使我们就算这种说法属实——厄立特里亚认为这种说法不属实——十分显而易见的是，所谓企图由始至终都是奥罗莫解放阵线做的事。

报告中存在其他重大问题。

报告明确指出，这一行动中针对的不是非洲联盟领导人，然后又声称袭击目标之一是喜来登饭店，这正是大多数领导人下榻之处。

报告指出，经罗马尼亚政府证实，罗马尼亚向厄立特里亚出售一支狙击步枪，这支枪据说最后落入小组一名成员之手。我们将力图将此事真相提供给制裁委员会。但即使我们假定这支枪来自厄立特里亚人，这依然不能说明步枪如何以及何时落入埃塞俄比亚政府之手。另一方面，报告没有提供一点点证据说明，在所谓爆炸案中要使用的最重要装备炸药是由厄立特里亚提供的。

监察组提出的各种说法大多以奥罗莫解放阵线在阿斯马拉的联络名单为依据，但监察组随后又承认这一关键证据实际上是 2009 年的陈旧证据。在认识到这一证据缺乏说服力之后，小组、监察组只是试图为自己辩解，声称未透露姓名的前奥罗莫解放阵线成员“叛逃者”向监察组表示这一名单目前有效，整个小组忽略了一点，现在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合作的叛逃者的证词不能视为可信证词。

这一情况推翻了关于所谓的斯亚贝巴行动是厄立特里亚制定、策划和指挥的说法。而且还表明，目前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说明厄立特里亚的参与，如果我们考虑到所谓主要人士的说法，甚至不能确定厄立特里亚发挥了有限的作用，那些据称拥有指挥权和控制权的人都不是厄立特里亚人。如果时间更为充裕，厄立特里亚愿意就这一耸人听闻的指控提供更确切的进一步信息，目前的指控使人想起早先监察组曾指责厄立特里亚向索马里派遣 2 000 名士兵，甚至还包括他们在何时以及如何抵达，还有多少人部署在何处。这是早先一份报告中的一段重头戏，当时被用来作为游说对厄立特里亚进行制裁的理由，现在却显得毫无根据。

索马里

由于所谓厄立特里亚对青年党的军事支持一直是安理会主要关注的问题，而且是根据第 1907(2009)号决议进行制裁的主要原因，监察组的报告竟然证实了向青年党或索马里其他武装集团提供军事援助方面厄立特里亚并没有违反第 1907(2009)号决议。报告提到了若干未知名的消息来源称厄立特里亚向 Kismayo 运送武器(其实埃塞俄比亚则公开作出这些指控)，但又明确表示，“无法从其他渠道证实这些报告。”

关于财务支持，监察组表示，已经掌握了厄立特里亚向与青年党有联系的个人付款的书面证据，还承认这些文件只涉及到 1998 年。监察组坚持说这种资助仍在继续，有一个消息来源称每月达到 80 000 美元，但却没有提出丝毫的证据。

苏丹

监察组报告承认没有可能得出结论说,厄立特里亚违反第 1907(2009)号决议向破坏南苏丹稳定的集团直接提供军事援助。

4. 违反武器禁运

监察组谈到关于厄立特里亚购买武器的报导和间接证据,但就没有表示监察组掌握有比较确凿的证据。监察组还说,就厄立特里亚而言,目前没有能够确定是否有任何政府直接参与了蓄谋违反武器禁运的行动。

监察组报告谈到其收到的指控是厄立特里亚的一名军官参与了厄立特里亚向苏丹走私武器的行动。监察组们没有就这方面指控提出任何证据,而且无论怎样,这些指控仅涉及到了第 1907(2009)号决议之前的时间。

5. 为违反第 1907(2009)号决议的行动筹措资金

报告占用大量篇幅提出指控,可能有协助违反武器禁运的秘密筹资活动。报告还详细提出可能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供资金的来源,并特别注重谈到厄立特里亚侨民和采矿部门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报告重复着指控(不可靠消息人士,包括带有个人目的的个人)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表明厄立特里亚社区成员和商界人士参与了非法活动。这些指控就是要诋毁和玷污社区人士的声誉,这些人也是驻在国的国民,这对其家人和生意都是一种诋毁。

这一报告也踏入法律雷区,认为厄立特里亚侨民的捐款是非法的,并且违反了维也纳公约。监察组并没有提出明确结论说违反了武器禁运,可能消息来源对于自助活动的讨论只能是一种假设。看来整个做法都是要粉饰其关于经济制裁厄立特里亚的要求。

厄立特里亚对监察组建议的答复

监察组关于对厄立特里亚进行进一步制裁的建议违反了其自身报告主体中的内容和证据。我们已经看到,厄立特里亚在索马里、吉布提和武器禁运问题上遵守了第 1907(2009)号决议。我们还表明,关于厄立特里亚策划和企图制造亚的斯亚贝巴的爆炸案的指控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公正的做法是要求立即取消对厄立特里亚的制裁,更不要说进一步制裁。公正的做法还要对埃塞俄比亚政府采取措施,因为监察组已明确指出,埃塞俄比亚“违反了对索马里的全面彻底武器禁运”。意义重大的是监察组未能就埃塞俄比亚违反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包括第 1907(2009)号决议,提出任何建议。

结论

厄立特里亚在初步意见中最后提出,要求在得到和看过监察组报告后再有一次机会提出全面和明确答复。显然不能以任何紧急情况为借口,在仅仅 18 个月内第二次针对厄立特里亚匆忙作出不公正和危险的决定。

附文

Statement by Brigadier General Hailu Gonfa and Colonel Gemechu Avana**14 September 2006**

Until a few days ago, we were officers in the Ethiopian army sworn to protect the country's laws and diverse people from any threats. To our deepest dismay,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reatest threat to Ethiopia and the people emanates not from elsewhere but from the regime on power. Over the last years, the armed force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reduced to protecting the narrow interest of a small clique determined to cling to power at all cost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choices confronting us are: Either to remain with the same oppressive machinery or wait and see hoping against hope that things would improve on their own or through a miracle. We have waited too long; we cannot wait any longer.

Despite the calls by opposition groups to peacefully deal with the dire situation, EPRDF is showing no inclination whatsoever to address the country's mount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Instead, it is intensifying repression. Even though this repressive machinery did not spare any people in the country, the magnitude and scale of repression, harassment and intimidation committed against Oromo people has no comparison. Moreover, it is considering new military adventures in the region that would not serv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 of all affected — and could plunge the region into chaos.

Throughout the years we served this regime, we served hoping things would improve over time and expected the regime would also resolve political conflicts peacefully and truly democratize the country where political power emanates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not from force. Now we have found this to be an empty promise. We are particularly elated the Allianc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FD) has offered a hope not only to eliminate the spectre of more mayhem but also chart a better future through a process of dialogue involving all stakeholders in the search for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We regret that the regime has flagrantly, and without serious consideration, rejected this offer of goodwill and continued on its path of destruction. We cannot therefore continue to defend a minority and overwhelmingly rejected regime, sadly, that is committing untold atrocities against its own people.

It is time for us to take side in the fight between tyranny and liberty. Accordingly, we have dissociated ourselves from TPLF/EPRDF and joined the liberation struggle of our people gripped by the claws of tyranny. We have therefore joined the Oromo Liberation Front that is a member of the Allianc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FD) to realize the age-old dream of all peoples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To the Ethiopian Armed Forces

The incumbent regime has been fooling us all by falsely extolling its commitment to freedom, democracy and speed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commitment has been put to test over the last 15 years. The tyrannical behaviour of the regime demonstrates that this pledge runs skin deep and does not show any sign of change, which makes all our efforts and sacrifices in vain. We believe as long as the regime continues to defy the will of the people, our problems would multiply. This is why it has to be compelled to desist from its destructive path or be removed. We therefore call on you to follow our example and join the just and popular struggl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minority Ethiopian regime does not have the capacity or the legitimacy to continue to rule the country. The regime, whose dismal 15 year tenure is more than enough to gauge its goodwill, needs to be pressed rather than appeased to submit to the call for dialogue. We strongly urge you to reconsider your support for it as it does not any more serve our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